

第一章 戲精扮演日常

一家高級私房菜館內，裝修得十分有格調，牆上掛著傳說中的唐朝古畫，紅杉木的桌椅盡顯低調奢華。

陳雪瑩穿著當季香奶奶家的成衣，衣服上繡著大大的 Logo，巴掌大的臉上畫著精緻的妝容，修長的手指摩挲著下巴，臉上就差寫著「故作姿態」四個字。

對面坐著個年輕男人，西裝筆挺，面容清秀，此刻正在點菜。

「瑩瑩，妳能喝酒嗎？上次我帶朋友來，存了一瓶拉菲在這裡。」還不等女人有所表示，清秀男人便自顧自吩咐服務生，「把那瓶酒拿過來，讓這位小姐嘗嘗。」陳雪瑩勾唇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朱先生簡直年輕有為，這家店花錢都進不來，得是三位高級 VIP 推薦才能有資格開包廂。」

朱勤故意壓低嗓音，弄出氣泡音來，「我們都這麼熟了，妳怎麼還叫朱先生，也太生疏了。」

「我比較慢熱，和朱先生熟起來可能還要過段時間。」

朱勤的眸光一暗，這女人還假清高起來了。他轉而從口袋裡摸出一個首飾盒，遞了過來。「瑩瑩這話說得可太冷酷無情了，我都把妳當自己人。打開看看。」

陳雪瑩打開盒子，細細一瞧，裡面是一枚鑽戒，閃閃發光。

「這是送我的？」

「當然，一克拉以下都是碎鑽，可配不上妳，這顆鑽石兩克拉不算大，但勝在成色好，我給妳戴上。」

朱勤取出鑽戒，不由分說抓過她的手，直接戴在無名指上，趁機就握住了她的手，不肯鬆開。

「如果瑩瑩能和我熟起來，以後還會有更大的。」他的話語裡暗示意味十足。

明明是清秀的一張臉，但此刻配上略顯急色的笑容，就顯得他油膩又猥瑣。

陳雪瑩倒胃口十足，卻還是撐著笑臉，嬌俏地道：「戒指都戴在手上了，自然你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我去洗手間補個妝。」

她躲到洗手間裡，將手上的戒指拍了張圖，點開微信，發給一位「冤種白富美」。

冤種白富美：？？？

冤種白富美：他把這戒指送給妳了？狗東西。這是我拿第一筆工資時給自己買的！

陳雪瑩漫不經心地敲擊鍵盤：快來捉奸吧，這色鬼要按捺不住了。他剛剛摸了我的手，洗都洗不乾淨。

冤種白富美直接轉帳八千塊過來，接著發消息過來：這是精神損失費。妳再忍耐，我馬上到。

陳雪瑩挑挑眉，忍不住輕笑，她給這位白富美備註的 ID 果然沒錯。

她長得漂亮，從小又在魚龍混雜的環境下長大，天生會看人臉色，曾被人數次搭訕說要包養她。

她這人吃不了苦，更不想伺候人，還得擔著小三的罵名，說不定最後男人玩膩了，還直接一紙訴狀告上法庭，讓小三把之前拿到的全都吐出來。

因此她另闢蹊徑，這個世界上有想要包養她的男人，自然就有被男人背叛的女人。

與其伏低做小給男人當小三，還得矮人一頭，不如去給那些苦主女人當間諜，事實證明，跟女主人合作，既能拿到錢還可以全身而退。

她索性點開一部電影看起來，直到手機傳來提示聲她才施施然往回走。

剛走近包廂就聽到裡面傳來一男一女的爭執聲。

「你究竟和誰來吃飯的？」

「朋友。」

「你不是說你沒有異性朋友嗎？這裡怎麼會有女用皮包？這還是個假的香奈兒，你是不是在泡網紅？現在是吃燭光晚餐，待會兒是不是就要開房了？」

朱勤一直在好聲好氣地哄她離開，「我們去別的地方，在這裡鬧得太難看不好，隨時可能遇到妳的熟人，回去我和妳慢慢解釋。」

很顯然，他想趁著陳雪瑩回來之前趕緊逃跑，免得撞上。

「哎呀，這是怎麼了？」陳雪瑩就在這時候推門而入，滿臉驚訝地看著他們。

「好哇，你真的在和別的女人約會。我是他女朋友，妳是他什麼人？」

眼前這位美女顯然就是「冤種白富美」，長著一張娃娃臉，身材極好，前凸後翹，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而且還都是真貨，更不會像陳雪瑩一樣故意露出大 Logo，生怕別人看不到一樣。

白富美走得是低調奢華路線，只不過此刻她被氣紅了臉。

哪怕是她花錢讓陳雪瑩試探男友，但真等到看見渣男真面目的那一刻，她還是控制不住。

「我？大概是正被他追求的人，他說他是單身精英人士，剛剛還送了我一枚鑽戒。」陳雪瑩歪了歪腦袋，滿臉無辜，翹起手指。

「這不是我的戒指嗎？朱勤，你以為我的珠寶堆得到處都是，你從裡面挑一個鑽石小的我應該記不住？但你運氣太差了，這枚戒指很有意義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！沒想到你不僅是個渣男，還踏馬是個小偷，你真的 Low 到家了！」

白富美一下子撲過來，仔細打量一遍之後直接痛罵起來。

陳雪瑩立刻把戒指摘下來，遞到白富美手裡，「這是妳的嗎？那還給妳。與我無關啊！小姐，妳趕緊報警，這戒指超過二十萬了，絕對夠他喝一壺的。」

「妳在胡說八道什麼？」朱勤衝著她大吼，轉頭又變了臉，繼續哄白富美，「葉子，妳不要信她的話，妳看她一臉狐狸精相，說話根本不可信，妳要信我——」葉菁冷笑一聲，直接抬起手，毫不客氣地抽了他一巴掌。

「有什麼話還是等員警來了再說吧。這枚鑽戒三十二萬，你偷的東西肯定不止這一個，我會請最好的律師，足夠你坐幾年牢的。」

朱勤一聽她說要報警，頓時慌了手腳，再不敢辯駁，立刻認慫求饒。

畢竟這枚戒指真的是他從葉菁的別墅裡夾帶出來的，到時候監控一調出來，他絕對要被判刑，他的人生就全毀了。

「葉子，我錯了，我只是一時糊塗，求妳看在我們倆的感情分上不要報警。等員警來了，我被抓走倒是小事，妳的臉面更重要，若是傳出去，妳去參加宴會都被人家笑話。」

「你敢威脅我？」葉菁雙眼一瞪。

朱勤直接跪倒在地，衝著自己的臉狠搥巴掌，「我不敢，我該死，是我瞎了眼還貪心不足。妳只要不報警，一切好商量……」

陳雪瑩站在角落裡，忍不住咋舌。

這人渣顯然是真怕了，對自己也夠狠，臉很快就被搥腫了。

她邊看戲邊掏出手機悄悄錄影，倒不是為了威脅誰，而是以防萬一。

朱勤這廝一看就人品極差，他對抗不過豪門千金，但對陳雪瑩這種沒有後臺的小老百姓絕對不會善罷甘休，到時候他敢威脅，她就拿出影片反擊。

葉菁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就把保鏢叫了進來，直接去朱勤的住處，把曾經她給予的物品全都裝車帶走，甚至離開前把朱勤身上的衣服都給扒了，朱勤的臉都丟到家了。

三天後，陳雪瑩再次見到這位白富美，大小姐鼻梁上戴著墨鏡，幾乎遮住了半張臉。

「喏，這戒指也送妳，那個人渣碰過的東西我不會再要，妳要是覺得不乾淨，扔了也行。」葉菁一開口，聲音都是沙啞的，顯然這幾天過得非常不怎麼樣。

哪怕斷得再決絕，但是這段感情的背叛還是給她帶來了很大的衝擊。

「謝謝，我會好好使用的。」陳雪瑩收下戒指，臉上的笑容明媚了幾分。

如果沒有好門路，鑽石買的話價值千金，但是賣出去卻大打折扣。

不過她接近目標時要用各種身分，鑽戒總歸是用得上的。

「妳還好吧？」她點了杯咖啡推過去，輕聲詢問了一聲。

「不好。」葉菁的語氣有些硬，沉默片刻，終究還是沒忍住，顫抖著聲音道：「他一直在偽裝，裝作有才華還不愛我的錢，體貼又溫柔，絲毫不肯借用我家的勢力，要靠自己創業。結果一轉頭就隨便被一個漂亮女人給勾走了？還偷我的東西養其他人！」

她顯然是哭了，意識到不妥，立刻將帶來的禮盒推了過來，「我不是對妳發脾氣，這次辛苦妳了。這是送妳的禮物，下次還是不要背假包了。」

不得不說，大小姐真的夠大方，這種時候還惦記著陳雪瑩背的假包。

陳雪瑩輕笑出聲，「我是故意背假包出來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葉菁有些好奇，「他就是個軟飯硬吃還愛偷吃的人渣，妳裝作有錢人應該更容易讓他上鉤才是？」

陳雪瑩眨眨眼，「本來這是我給自己制定的行業規則，要保密的，不過葉小姐為人一片赤誠，我就不瞞妳了。」

「人設需要。我一身假名牌，性格還矯揉造作，只為了男人兜裡那點錢，一看就是那種粗俗膚淺且胸大無腦的女人。但就是這樣的女人，朱勤仍然一頭栽進來了，足見他是個多麼愚蠢且卑劣的男人。他的出軌沒有任何藉口，僅僅因為他是個人渣！」

她這番話瞬間激起了葉菁的惱火，開始破口大罵起來。「對，妳說得太對了，他

出軌沒有別的理由！人渣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……」

陳雪瑩坐在對面，安靜地當個聽眾。

其實之前的解釋，她沒有完全說實話。

她遇到過形形色色的客戶，總有奇葩的，其中有好幾位客戶，抓奸時恨得牙癢癢，信誓旦旦要給渣男顏色瞧，但是渣男痛哭流涕求上幾句，並且把所有罪責都推到陳雪瑩身上時，那幾位客戶竟然轉頭怪罪她，覺得她這個「狐狸精」也有罪。

後來，她為了防止戀愛腦客戶倒打一耙，在設計身分時就非常小心了。

如果她也假扮成白富美讓朱勤上鉤了，或許還能找藉口他只是眼神不好，認錯了真假鳳凰，但如今陳雪瑩偽裝的身分看起來更像個拜金女，朱勤卻偷戒指給她，明顯只是為了春風一度。

背叛葉菁這種有錢有顏的豪門大小姐，和一個拜金女調情，朱勤這不是眼光不好，而是精蟲上腦，純屬看一眼都嫌噁心的地步，哪怕葉菁是個戀愛腦，這會兒也該清醒了。

葉菁離開後，陳雪瑩打開禮物盒，裡面是一個愛馬仕包包。

她不由咋舌，忍不住拿出來仔細端詳，不愧是包中貴族，連手指摩挲在上面的觸感都不一樣，處處都透著金錢的味道。

「陳雪瑩妳這個賤人，害得我身敗名裂，一無所有，妳卻在這裡收好處！」

一道尖銳的叫罵聲傳來，陳雪瑩立刻抬頭，還沒看清楚究竟是誰就感到胸口一痛，一把鋒利的水果刀直直地插了進來。

「啊啊——」周圍傳來一陣陣尖叫聲。

她抬起頭，對上了朱勤赤紅的雙眼，看到男人滿臉是血，她暗道晦氣。朱勤已經是個窮光蛋了，到時候連她的醫藥費都賠償不起，還得自掏腰包。

陳雪瑩恢復意識的時候，耳邊傳來一陣「呼哧呼哧」的粗喘聲。

她睜開眼，視線內是一片緋紅，伸手一扯，竟然是一塊紅蓋頭，上面還繡著龍鳳呈祥。

此刻她趴在某個人的後背上，而那人正在快速奔跑，像是逃命一般。

她脖子微微發酸，頭上顯然頂著很重的頭冠，伴隨著快速移動，頭上的釵環叮噹作響。

她微微一驚，難道朱勤瘋了，捅她一刀之後還不把她送醫院，要把她賣給別人結陰婚嗎？

要不然她很難想像，為何要穿著古代嫁衣。

她屏住呼吸，悄悄拔下一根金釵，低頭看著身下人的脖頸。

不行，脖子太脆弱，如果一下子把他給戳死了，那她還得被判個防衛過當。

她瞇起眼，對準他的後背狠狠刺入。

「公主，啊——」恰好身下人出聲，但後面全變成了尖叫。

陳雪瑩趁機跳下那人後背，連連後退幾步，遠離此人。

這時候她才反應過來，自己的胸口絲毫不痛，朱勤捅的刀傷不翼而飛，而眼前這個男人也不是朱勤，是個面容清俊的陌生男人，他的身上也穿著古代服飾。

「嘖——」她忍不住擰眉。

她已經知道自己搞錯了，恐怕這裡不是現代，畢竟沒人會大費周章整這一齣戲，還叫她公主。

陳雪瑩難得有些焦躁，她兩眼一抹黑，很大概率自己是穿了，但是原主什麼性格，又有什麼隱情，她一概不知。

「別吵，會被別人聽到。」她壓低了嗓音警告。

既然兩人之前在飛速奔跑，看起來更像是逃亡，那後面很可能有追兵。

果然她的話音剛落，原本大聲尖叫的人就瞬間收了聲，只敢低聲呻吟。

她賭對了。

「公主這是何意？私奔這個提議是妳先提的，如今妳可是反悔了？」清俊男人手捂著傷口，萬分悲切地看著她。

陳雪瑩不答，只是目光複雜地看著他。

這時候說多錯多，沉默反而是最好的偽裝，而她這副欲說還休的表情會自動讓對面的男人解讀出各種意思。

男人對上她的目光，瞬間就激動了，「公主，妳這是真後悔了？妳不想跟我走，難道還真的想去和親，嫁給北齊那個瘋太子？他的那些可怖傳聞妳都忘了嗎？殺人如麻，好食生肉，無情無義，骨肉相殘。妳這樣的金枝玉葉，到他手裡都活不過一盞茶的功夫。」

陳雪瑩的嘴角抽了抽，好傢伙，這踏馬是古代世界還是懸疑世界？

「忤逆他的人，不會有好下場的。」她言簡意賅地道。

這個公主真是昏了頭，明知北齊太子名聲如此差，竟然還敢在和親路上和人私奔，簡直是找死。

「他不會找到我們的，我已經安排好了一切。公主，妳難道不信于郎了嗎？」清俊男人深情款款地看著她，信誓旦旦地保證，只是因為牽動傷口，表情擺得不夠好看，時不時還齜牙咧嘴的。

陳雪瑩就差直接翻白眼了，她和男男女女打交道多年，一眼就看穿了他在撒謊。

還于郎，這種膩膩歪歪的稱呼，他也配？

「我們逃走的方向是對的嗎？千萬別被抓住了。」她長長鬆了一口氣，看起來已然完全相信了他的話，實則是在趁機打探迎親隊伍究竟在何方。

清俊男人心頭一鬆，連忙點頭，「對的，我們一路往西南走，只會離北齊越來越遠，馬車裡有妳的宮女偽裝，一時半會兒還不會被發現，等他們反應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已經遠走高飛了。」

他邊說邊抬起胳膊要去拉她的手。

陳雪瑩側過身，直接避開。「我走不動，你背。」

清俊男人面色一僵，他擠出一抹笑，「公主，我如今受了傷，後背疼得很，只怕堅持不了多久，我們還是快些趕路吧。」

他滿臉都是虛弱的表情，顯然是要她心軟。

可惜面前的公主已經換了個芯子，陳雪瑩的心腸是出了名的硬。

「方才不過是一時情急，我又沒有傷到你要害之處。于郎，你如此柔弱，本宮跟了你，該如何生活？你如今都背不起我，以後又怎麼撐起一個家？」陳雪瑩直接開始PUA。

清俊男人依舊稱呼她為公主，顯然兩人還是恪守本分，身分階級的差距不是那麼好跨越的，再加上堂堂公主，竟然能在和親途中跟人私奔，想必腦子簡單且嬌生慣養，陳雪瑩拿出作精的一套來，準不會錯。

男人一聽這話，額頭上的青筋都已經爆出來了。

這個女人不愧是皇宮裡養出來的人，平時風花雪月的時候美麗又天真，可是當大難臨頭的時候，她絲毫不覺得自己有錯，更不會憐惜他，殘忍至極。

「我可能撐不住了。」他搖搖晃晃地要昏倒。

陳雪瑩立刻面露擔憂地看著他，咬緊了紅唇，略顯委屈地道：「于郎，你莫要勉強，我們根本逃不出去，要不還是回去吧？」

她可不吃苦肉計，這都是她玩剩下的小把戲。

男人無奈，只能蹲下來作勢要背她。

她慢慢走近，提起裙襬，卻並沒有趴上去，反而抬起腳猛地踹在他的傷口上。

「啊——」男人一頭撲向大地，叫聲不絕於耳。

陳雪瑩頭也不回，就往反方向衝去，她才不要跟一個空有張臉的男人私奔，這在古代根本就是找死。

「妳站住，回去是沒有好下場的！有了污點的和親公主，北齊太子是不會放過妳的！」于城顧不上疼，連忙從地上爬起來，追在後面大聲威脅。

陳雪瑩跑了幾步就開始呼哧帶喘，眉頭緊蹙。

真不愧是金枝玉葉，符合她對公主的刻板印象，這具身體弱得不行，而且她穿著裙襬拖地的喜服，滿頭珠翠更是麻煩得很，只能邊跑邊抬手拔金釵，往旁邊隨手一甩，減輕重量。

無奈陳雪瑩還是不習慣古代服飾，只覺得累贅頗多，整個人都被束縛住了，反而是于城不顧受傷，使了吃奶的勁兒追了上來。

「公主別擔心，妳是金枝玉葉，我不會讓妳過苦日子的。我雖只是一介書生，但是家中頗有財富，有人在前頭接應，我再背妳往前走一段距離，我們就能會合，乘上馬車離開。我絕對不會讓妳受苦……」于城苦苦相勸，他奔跑的速度倒是越來越快。

陳雪瑩停了下來，她終究是跑不動了，大口喘著粗氣。

男人越走越近，伸手就想拽她的肩膀，不料女人一抬手，又是簪尖對準他的掌心，顯然她偷偷藏了一根。

只是金簪還沒刺進他的掌心，男人的動作就已經停了下來。

他的脖頸處正插著一把匕首，血直接噴了出來。

陳雪瑩像是被定格了一般，讓她直接面對一具屍體，還是太超過了。

而且方才那把匕首幾乎是貼著她的臉射過去，不僅刮過一陣冷風，甚至還割斷了她額前一縷青絲。

她距離死亡如此之近，甚至比朱勤刺過來的那一刀還讓她恐懼，畢竟朱勤刺完那一刀，她都沒能細細感受就已經人事不省了，倒是這一匕首，雖然沒傷到她，卻透著深深的後怕感。

她還沒回過神來，一隻蒼白的手就映入了眼簾，那隻手握住匕首，將它從于城的脖子裡拔出來。

「咚」的一聲，于城直直地倒了下去，當場躺屍。

他那雙眼睛瞪得圓溜溜的，還充斥著血紅，彰顯著死不瞑目。

那隻清瘦的手也瞬間被噴濺而出的鮮血染紅，刺眼至極。

陳雪瑩抬起頭，對上了一雙狹長的眼眸，只是這雙眼睛裡帶著刺骨的冷意，像是盯著一具屍體般。

眼前的男人長得極其俊美，濃眉鳳眼，挺鼻薄唇，輪廓深邃，處處都彰顯著優越的五官，組合在一起更是驚為天人。

只是陳雪瑩卻毫無心思關注，因為這男人正拿著匕首把玩，手指靈活地翻轉著，見血封喉的匕首在他手中卻乖巧得不像話。

陳雪瑩不用問，光憑男人一身紅色喜服就已經猜出他的身分，來者正是北齊太子。她看得頭皮發麻。

傳聞不可盡信，但是北齊太子身上濃重的戾氣騙不了人，她覺得等他轉膩了，那把匕首就該插進她的脖子裡了。

「你是沒吃飯嗎？烏龜來得都比你快！」陳雪瑩絲毫沒有露怯，相反蹙著眉頭，沒好氣地道。

她不能坐以待斃，求饒軟弱完全是死路一條，眼前這個男人根本不吃這一套，很明顯她要劍走偏鋒。

他硬氣，她比他還硬氣，他冷漠，她比他還冷漠。

陸昭正考慮著，究竟把匕首插進她哪個部位才能見血比較多。

這附近有個懸崖，若是把她釘在懸崖上，鮮血順著峭壁流下，一定是道極其美麗的風景線。

只是他還沒能付諸實踐，就已經被她這番離奇的話打斷了。

滿腦子都是風景線的陸昭，第一次認真地打量她，似乎在懷疑方才那番話究竟是不是她說的。

「這鬼天氣，把我的妝都弄花了，你最好帶了宮廷御製的胭脂，藩國進貢的東珠磨出來的珍珠粉，否則我的臉會爛掉！」

她隨口胡謔著古代化妝品，趁著他打量自己的功夫一把奪過匕首，直接湊近自己的臉裝模作樣地照鏡子。

「你殺完人就不能擦一擦嗎？全是血，根本看不清楚！」她氣急敗壞地跺腳，嘴上說著無用，卻死死地握在手裡，完全沒有還給他的意思。

要是他動手，好歹她還有把武器能反擊。

雖然這個男人一看便知武藝卓絕，殺人於無形，她根本不是對手，但多個心理安慰也好。

「我的臉上有血嗎？」她仰起頭，好整以暇地看著他。

男人顯然沒料到她會有此一問，下意識地點頭。

「啊，髒死了。那個蠢貨，臨死前都給本宮惹麻煩！」她掏出錦帕，塞到他手裡。

「幫我擦乾淨。」

或許是她的語氣太理直氣壯，又或許是她的動作十分自然，男人竟然真的接過了錦帕。

「小心些，別再沾到血。」她認真叮囑。

男人動作十分粗糙，力道也不輕柔，像是胡亂抹了兩把，跟擦桌子一般。

陳雪瑩皺了皺眉，終究沒有出聲表達不滿，只是看向他的眼神裡透著幾分譴責。

男人的動作頓了頓，很快就收回手，把帕子塞回去。

陳雪瑩根本不接，直接一用手躲開了。「髒的，我不要。你自己手上都是血，正好擦一擦，沾上蠢貨的血是容易變蠢的。」

陸昭沉默片刻，將帕子放進帶血的掌心裡，用力揉了揉。「他死了，妳不傷心？」原本陸昭是不準備開口的，因為對將死之人，沒有開口的必要，但是此刻他卻難得產生了幾分好奇心。

眼前這個女人是他從未遇到過的。

雖然第一次見面，她就不識好歹地使喚他，但是他有些喜歡她透露出來的冷漠，而且還不是歷經折磨後變得殘忍，而是帶著一股天真。

第二章 在刀尖上跳舞

「為何要傷心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。那個蠢貨白日作夢，趁著我身邊守衛鬆懈竟然擄走本宮。你來得也太遲了，我都和他搏鬥過兩回了，本宮從小到大就沒受過這種罪！就這麼讓他死了，簡直便宜他了。」陳雪瑩咬牙，似乎還不解恨。

「妳的侍衛說，妳和他私奔了。」

「哪個侍衛？和蠢貨肯定是一夥的，回去就把他的頭砍了！」陳雪瑩立刻追問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張口閉口就是砍頭。

男人沉默片刻才道：「已經砍了。」

他也記不清是哪一個了。

反正當時聽說和親公主跑了，這對陸昭來說乃是奇恥大辱，基本上能殺的都殺了。這回換成陳雪瑩被噎住了，媽的，這個北齊太子來真的，他真的是個瘋子啊啊啊——

救命，她沒和瘋子交過手啊。

但是于城的屍體還在旁邊躺著，她硬著頭皮也得演下去，否則她也得躺屍。

「做錯事的人總要付出代價，更何況我來北齊和親，事關兩國邦交，乃是重要大事，卻出現如此紕漏，當誅。」她大義凜然地開口。

實際上心底在默默禱告：我知道你們死得冤枉，但我也是受害者啊，要報仇去找原主吧，或者跟在這瘋太子身邊，日夜折磨他也行。以後每年的忌日，如果我還

能活著，都會給你們燒紙的。

陸昭的目光更幽深了，他將手指放在唇間吹了個口哨，很快一匹白色駿馬就飛馳而來。

他翻身上馬，一把抓住她，讓她趴在馬背上。

「你大膽，本宮不要趴著！」她立刻抗議。

可惜陸昭根本不搭理她，反而一甩馬鞭，駿馬很快便飛馳而去。

「我要吐了。」駿馬強健的骨頭，一下下頂著她的胃，整個人都變得暈暈乎乎。

「除了孤之外，飛白不允許其他人騎著牠。」陸昭看她真的難受，難得大發慈悲地解釋了一句。

「這是馬還是爹？你這麼慣著牠！」陳雪瑩已經顧不上人設了，胃裡面翻江倒海，直接開噴。

「牠比爹管用。」陸昭態度認真地回答道。

陳雪瑩：「……」她真是被顛糊塗了，跟瘋子講什麼道理。

「我不騎牠，可以騎著你啊，你把我放肩上扛著。」她索性破罐子破摔，與其吐得昏天暗地，不如比比誰更瘋。

陸昭瞬間勒緊韁繩，白馬立刻停下，不愧是千里良駒，簡直如有神助。

「憑什麼？」男人挑眉。

「憑你是北齊太子，我是太子妃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，只有沒用的男人才讓自己的娘子受苦。本宮聽過許多有關你的傳聞，但沒有一條說你是個窩囊廢。你是嗎？」

陳雪瑩立刻撐起身體，努力壓下噁心感。

身下的馬明顯是有脾氣的，似乎被她的手撐著難受，不停地撅著馬蹄。

不等陳雪瑩說出抱怨的話，她的身體忽然騰空，等反應過來的時候人已經被提下馬，站在地上。

「在這兒等著。」他作勢要走。

陳雪瑩撇嘴，衝著那匹馬跺了跺腳。很明顯，在瘋太子心裡，她還是輸給了一匹馬。

「本宮不稀罕騎馬，這風吹日曬的，臉都被吹乾了。不過你怎麼獨自一人過來？連轎馬車都沒有。」她頗有些外強中乾地道，明顯是為自己挽回尊嚴。

「急著來殺人。」

陳雪瑩：「……」除了殺人，你還會點別的嗎？

「那個蠢貨還留了一夥人在前面，說是為了接應，你記得解決。還有來接我的馬車上不能有血，脂粉釵環都要帶上，你要是弄不懂就讓宮女收拾……」

陳雪瑩喋喋不休地提著要求，她顯然是一位極其難伺候的主兒。

陸昭聽得頭疼，盯著她一張一合的紅唇，忍不住捏了捏馬鞭。這一鞭子甩過去，她是不是就能閉嘴了？

陳雪瑩看起來處變不驚，實際上一直膽顫心驚，陸昭的任何反應她都看在眼裡，大腦高速運轉分析，如今他那麼明顯地看向自己，她第一時間就發現了，肯定是嫌棄她吵鬧。

可是她原本給自己的人設就是天真殘忍的作精公主，必然不能崩人設。

像北齊太子這種殺人瘋子，深明大義的太子妃可不是良選，因為深明大義對上瘋子，那吃虧受累的就是明白事理的那個人，陳雪瑩可不願幹苦差事。

「我的口脂花了嗎？」她瞬間轉移話題，有些驚慌地問道。

原本已經堆積戾氣的陸昭被轉移了注意力，抽人的心思也淡了。

見他點了點頭，陳雪瑩更著急了。「那你快去找人，都怨那個蠢貨！」

陸昭一扯韁繩，直接飛馳而去。

等一人一馬的背影消失不見之後，陳雪瑩再也顧不上維持公主人設了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她的心臟在狂跳，極端恐懼的心理幾乎把她吞沒，方才的扮演簡直是在刀尖上跳舞，也是她遇到過最刺激的一次了。

平時她都是用偽裝來換錢，這次是扮演來換命，這踏馬的誰能受得住。

稍微冷靜之後，她才發現自己渾身都汗濕了，風一吹還有些涼颼颼的。

等了約一盞茶的功夫，陳雪瑩終於再次聽到了馬蹄聲。

塵煙滾滾，一輛相當豪華的車駕顯露出來。

她忍不住露出滿意的神色，虧得是穿成了個和親公主，衣食住行都不會差，這要是在古代穿成貧家女，甚至是丫鬟侍妾，她得更遭難。

「公主，屬下護駕來遲，還請您責罰。」一個侍衛最先下馬，直接跪倒在地。

這個人身穿鎧甲，滿臉正氣，看起來是個領頭的武將。

可惜陳雪瑩兩眼一抹黑，根本不知道他是幾品武將，更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誰，只能糊弄過去。

「起來吧。伺候本宮的人呢？都死光了嗎？」她語氣不滿地道。

立刻就有兩個宮女走了過來，攙扶著她上了馬車。

車內空間十分寬敞，顯然是為了方便金枝玉葉長途跋涉。

兩個宮女年紀都不大，長相都算清秀，小心翼翼地伺候她梳洗。

「公主，您見到北齊太子了嗎？」其中一個綠衣宮女忍不住開了口。

「見到了。妳這是怎麼了，眼睛都紅了，被他嚇到了？」陳雪瑩不動聲色地開始打探消息。

沒想到她這麼一問，綠衣宮女瞬間就哭了。

「公主，葉蕪沒了。她被北齊太子一刀砍了，奴婢只能悄悄挖個坑把她葬了。這荒郊野嶺的，葉蕪姊姊平時最愛乾淨了，卻連一口薄棺都沒能用上。」

陳雪瑩眉頭都沒動一下，瘋太子兇性太甚，這在意料之中，看樣子有個小宮女被殺了。

「他為何殺了葉蕪？」

這兩個宮女好好地活著，只殺了個葉蕪，應該是有原因的。

「北齊太子要擅闖您的車駕，當時您已經和——」她停頓了一下，終究是沒提私奔，才繼續道：「離開了，葉蕪姊姊想給你們爭取時間，就上前阻攔，之後就被——」綠衣宮女說不下去了，邊哭邊打顫，顯然近距離看見親近之人被斬殺，那種衝擊

感讓她後怕不已。

「我特地叮囑他不要再殺人了，他怎麼還敢隨便動本宮的人？」陳雪瑩外強中乾地道。

趁著那個瘋子還沒來，趕緊先要耍威風，穩住軍心。

另一個粉衣宮女立刻開口解釋，「公主，是花葡沒解釋清楚，還是奴婢說吧。北齊太子來了兩回，頭一回還沒遇上您，直接就要見您，葉蕪的阻攔應是惹惱了他，所以他就動手了。第二回他給劉將軍指明了方向，讓車隊去接您，並沒有再動手。」粉衣宮女明顯更冷靜成熟些，說話顯得很有條理，同時也露出許多細節。

這正好方便了陳雪瑩，讓她收集了許多資訊。

比如方才那位穿著鎧甲的武將姓劉，還是將軍級別，而先前說話的綠衣宮女叫花葡。

至於陸昭沒有按照禮制在皇宮等著，而是提前趕過來，並且直接要見她，很顯然是收到了風聲。

再加上于城臨死前說有人在前方接應他們，這讓陳雪瑩不得不多想，公主和人私奔說不定是一個圈套，還是個十分陰毒的圈套。

「這附近好像有個山泉，妳去找劉將軍，讓他派人護送妳去打些泉水來。」陳雪瑩點了點花葡。

花葡愣了愣，臉上的淚痕還沒乾，明明正說著葉蕪死了的事，公主怎麼又說要喝山泉水。

「還不快去！」倒是旁邊的粉衣宮女冷喝一聲，驚醒了花葡。

花葡立刻告退，馬車內只剩下主僕二人，一時之間竟顯得有些憋悶。

「妳有話對本宮說嗎？」陳雪瑩挑揀著木匣子裡的首飾，語氣都透著漫不經心，彷彿只是隨口一問。

她不清楚原主的性格，但是時間緊迫，必須得趁著瘋太子回來之前多打探消息，必然要急迫些。

哪怕與原主性格完全相反，她也不怕被戳穿，畢竟都要去北齊的地盤了，這些宮女哪怕覺得奇怪，在死亡的威脅下她們也不敢節外生枝。

粉衣宮女立刻跪了下來，「公主，奴婢該死，奴婢的確有所隱瞞。離開大燕之前，皇后娘娘曾私下說過，若是北齊太子粗魯，您不肯與他一起，就讓葉家兩姊妹當滕妾，替您籠絡住太子的心。葉蕪恐怕是生了不該有的心思，北齊太子來要見您時她再三阻攔，最後北齊太子已經拔劍，她竟然——」她顯然有些難以啟齒，停頓片刻又道：「竟然一把抱住了北齊太子的腿，還想把腦袋貼上去，之後就人頭落地了。」

陳雪瑩戴手鐲的動作微微一頓，那個瘋子看起來也不像是願意和人親近的，葉蕪竟然直接抱他大腿，還真是嫌命長。

「公主您也知曉，花葡是個傻的，她根本看不懂這其中的隱情。奴婢雖然明白，但奴婢四個都是自小在您身邊伺候的，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她都死了，就想著給她留份體面。奴婢不該自作主張，隱瞞此事，還請您責罰。」粉衣宮女直接頭碰

地，行了個大禮。

「葉蕪死了，還有一個呢？」陳雪瑩沒說治罪，只是暗暗打聽另一個的消息。

「北魏太子當場殺了葉蕪，葉菁受不住驚嚇，直接暈了過去。也正是如此，原本您安排葉菁冒充您去和親的事情失敗了，北齊太子完全不相信她是大燕公主，說大燕乃是天朝上國，養不出這種沒膽色的軟蛋，逼著大家坦白。」

粉衣宮女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事情的經過一一說清楚。

「劉將軍被蒙在鼓裡，這會兒也明白公主出事了，但他沉默以對。沒想到徐副將卻跳出來說這是假公主，真公主已經和人私奔了，他知道往什麼方向走的，只求北齊太子留他一條命。等徐副將指明了方向，他就被北齊太子殺了。」

陳雪瑩聽得眼皮直跳，好傢伙，瘋子的行事作風果然不可捉摸。

「殺之前，北齊太子有說什麼嗎？」她倒不是真好奇，只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，為了以後更好地活命，她必須得瞭解瘋太子。

粉衣宮女搖頭，「一字未說，殺了徐副將之後，他就騎著馬往您的方向追過去。

劉將軍讓大家原地休整，並沒有追隨。」

很顯然劉將軍也惱了原主，公主和親事關兩國邦交，原主要是抵死不嫁就算了，送親隊伍都往北齊走了，她半路跟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野男人私奔，這是把兩國的面子都往腳下踩。

說實話，北齊太子就算不瘋，殺了原主也站得住腳。

「起來吧。」陳雪瑩揉了揉額角，這可真是天降爛攤子。

虧得她穿來的時機夠巧，要是再晚一些，等北齊太子追過來，她直接可以領便當了，大羅金仙都救不了。

「公主，您怎麼回來了？那位公子呢？」粉衣宮女長舒一口氣，明顯放鬆下來。

「被殺了。那種小人還想要強行擄走本宮，也只能以死謝罪了。」陳雪瑩語氣冷漠地道。

粉衣宮女一怔，滿臉震驚地看著她。

陳雪瑩知道自己這是崩了原主的人設，但已經無所謂了，在保命面前，所有東西都得後退。

「妳這麼看著本宮做什麼？劉將軍都說是護駕來遲了，本宮被賊人擄走，他們這些護衛都是要吃排頭的，也就我心慈手軟才輕拿輕放。本宮說得對嗎？」

「對，公主此言即是，是奴婢糊塗了，奴婢也會讓花葡和葉菁明白的。」粉衣宮女連忙俯下身去。

「很好，本宮的嫁妝太多了，這幾支珠釵賞給妳們了，妳拿去與她們倆分吧。」陳雪瑩大方地抓了一把首飾遞過去。

當然這也是她特地挑出來的，都是一些金製小釵，那些極其貴重的，只怕她賞下去，她們也沒命戴。

「謝公主恩賞。」

「下去照顧葉菁吧，順帶叫人把花葡找回來，本宮又不想喝山泉水了。」陳雪瑩揮揮手。

粉衣宮女幾乎是垂著頭，一路退出了馬車，一直等腳踏實地踩在地上，她才長舒了一口氣。

她發現只不過是私奔了一回，公主再回來，身上的威壓卻變得極重。

陳雪瑩正在想事情，車簾卻被猛地撩起，帶起的風吹亂了她的額髮，她不滿地瞪過去，就看見劍眉星目的男人已經站在車前。

濃重的血腥味撲面而來，他身上穿著的殷紅喜服都被染成了暗紅，顯然這錦衣華服吸滿了鮮血。

「怎麼又全身是血往我面前湊，你故意的吧？」陳雪瑩瞬間作精人設上身，手拿著錦帕搗風，語氣不耐地道。

「接應的人我殺了。」男人涼涼地道。

「殺得好，還有事兒嗎？」她輕掩住鼻子，別過臉去，似乎一眼都不想多看他。

「孤不喜歡別人碰我的東西，碰的人已經殺了，如今該處理被碰的東西了。」陸昭拔出腰間的佩劍，雪白的劍光晃過眼，透著森冷。

陳雪瑩都快被他氣笑了，北齊太子真的不是人，竟然把她叫做東西。

而且殺她之心還不死，真的是個壞種。

「好巧，本宮也是。看樣子太子殿下已經有了覺悟，那便自我了斷吧。」她撥弄著木匣子裡的東珠，看起來人畜無害。

「大燕公主這是什麼話？被碰的人可是妳。」陸昭擰眉。

陳雪瑩終於願意轉頭看他，兩人四目相對。

「太子殿下是在裝傻嗎？你的大腿都被宮女給抱過了，人也不乾淨了，還不該處理嗎？」她衝他盈盈一笑，帶著幾分自得。

哎嘿，多虧之前套出不少話，這會兒不就用上了。

男人擰眉，他想說他不是自願的，但是陳雪瑩之前辯駁也說不是自願，是被人擄走的。

當然要找陳雪瑩撒謊的證據也不是不行，這大燕的車隊裡總有活著的軟骨頭，他若是逼問幾句，肯定也能問出一些東西來。

可此事有關兩國和親，牽扯甚大，如今已然粉飾太平，再深究下去只怕橫生枝節，也沒必要。

「一人一次，兩不相欠。」他將劍收回劍鞘，轉身就走。

「慢著，誰告訴太子殿下兩不相欠的？本宮是嬌養的金枝玉葉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被人擄去也並非難事。倒是北齊太子聲名赫赫，英勇不凡，怎麼會被一個柔弱宮女抱上大腿，你不會是故意的吧？」陳雪瑩立刻出聲阻攔，完全得理不饒人。

可惜男人連頭都不回，腳步絲毫未亂，直接上馬離開。

目送著男人離開，直到他的背影徹底看不見，陳雪瑩才長長鬆了一口氣，像是軟了骨頭一般，原本挺直的後背瞬間坍塌，直接朝身後的軟枕上一倒。

跟這個瘋子打交道，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簡直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，既不能太超過，免得讓他不耐煩，一刀結果了自己；又不能太認慫，否則也會被一刀了

斷。

她要保持著新鮮、有趣和神祕感，才能勉強活得好一點。

送走了瘟神之後，陳雪瑩才有閒心思照鏡子，銅鏡裡露出一張巴掌大的臉，眉如遠山，眼若星辰，唇如點絳，她微微一笑，像是初生的朝霞，無比奪目。

這張臉與她自己有九分相像，只是看起來比她稚嫩年輕許多，想必才十七八歲。

「公主，奴婢花蓉、葉菁求見。」外面傳來花蓉的聲音。

顯然花蓉是方才粉衣宮女的名字，只是陳雪瑩輕輕擰眉，葉菁這個名字好像在哪裡聽過。

「進來。」

車簾被撩起，兩個宮女一前一後上了馬車，花蓉跪在前面，葉菁則慢了一拍才跪下來行禮。

因為對葉菁這個名字有些耳熟，陳雪瑩特地觀察了片刻，立刻就抓住這點。

宮女是不能直視主子的，因此她們倆都老老實實地跪著，倒是陳雪瑩一眼就能掃到她們。

雖說兩人都低著頭，但她也能隱約看見葉菁的長相，的確透著幾分眼熟，正是之前與她在咖啡廳碰頭的冤種白富美葉小姐。

「起來吧。什麼事兒？」她波瀾不驚地道。

葉菁趁著起身的瞬間抬頭偷瞄了一眼，等看清楚公主長什麼樣時瞬間愣在了當場。

花蓉等了片刻，悄悄抵了抵身邊人的胳膊。

葉菁像是被嚇到了一般，直接往旁邊跳了一步，並且驚慌失措地道：「陳雪瑩？」

花蓉當場被嚇得腿一軟，直接跪倒在地，她轉頭看著葉菁還在愣神，連忙冷喝一聲，「大膽，還不跪下！公主的名諱豈是妳一個宮女能隨便亂叫的！」

花蓉抬手拉扯她，顯然用了十足的力道，葉菁一時不察，直接被扯得跪下來，膝蓋砸在車上發出沉悶的聲響，差點叫出聲來。

「公主，她親眼瞧見親姊妹被斬殺，如今神志不清，滿口胡話！」花蓉連忙替她求情，背後汗濕了一大片。

直呼主子名諱，還叫得這麼大聲，哪怕她們從小伺候公主，但這種事情恐怕也逃脫不了罪責。

葉菁不敢再多看，只能倉皇地趴在地上，腦子裡亂成一鍋粥。

這公主長得和陳雪瑩也太像了，而且聽花蓉這話的意思，應該是連姓名也一模一樣，難道是平行時空？

「公主饒命，奴婢一時糊塗，請您原諒。」葉菁磕磕巴巴地說著求饒的話。

天知道她在現代可是個小富婆，哪裡受過這種罪，就算是窮光蛋，那也不可能對著誰下跪啊，萬惡的封建社會！

車內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，葉菁頭皮都開始發麻，不會是眼前這個公主真的要因此殺了她吧？

就在她快要窒息的時候，終於聽到了公主的聲音——

「花蓉先退下吧。」

葉菁忍不住鬆了一口氣，顯然這是有話單獨和她說。

花蓉悄悄給了她一個自求多福的眼神，立刻告退。

陳雪瑩端著茶水慢條斯理地喝著，並未說話。

看葉菁方才直接喊出她姓名的模樣，她已經猜到，不止她一個人穿過來了，很顯然這位小宮女也換了芯子。

葉菁此刻仍然跪在車上，哪怕跪了一段時間，膝蓋並不覺得疼，顯然這句身體早已習慣了如此。

「妳方才為何看到本宮第一眼就直呼本宮名諱？本宮的臉讓妳很驚訝嗎？」陳雪瑩思索片刻，決定先打探一番再說。

若是葉菁仍然一驚一乍的，她暫時不準備相認，畢竟在古代這個大環境，要是穿越一事敗露，大概是要被當成異端給燒死的。

不怕神一樣的對手，就怕豬一樣的隊友。

「公主貌若天仙，奴婢見之驚為天人，不能自拔，方才又在心中想著，公主的名字更是極妙，無論是容貌還是人品都如雪般晶瑩剔透，讓人見之忘俗。」葉菁心頭一緊，自然知道不能暴露穿越的祕密，立刻開始胡謔。

也多虧她小動物般的敏銳直覺，無意義的求饒只顯得蒼白，這種時候只有另闢蹊徑，大誇特誇，把公主哄高興了才能脫離危險。

這一通彩虹屁吹下來，葉菁自我感覺良好，就是這文繡繡的腔調還有待熟悉。

哎，之前在現代的時候可都是別人圍著她吹彩虹屁撈好處，如今輪到她捧人臭腳，卻是為了活命，嗚嗚嗚。

陳雪瑩忍不住揚起嘴角，沒有自亂陣腳，而是快速自救，還成。

「本宮有妳說得那麼好嗎？」她的語氣放軟了許多。

「當然，公主簡直是天仙下凡，美名遠播，百聞不如一見。旁人多看您一眼得高興好幾天，若是得您垂憐，更是天上掉餡餅的美事兒……」葉菁簡直滔滔不絕，讚美之詞信手拈來。

哎，不愧是被彩虹屁環繞的女人，如今誇起別人來完全駕輕就熟。

「本宮明白妳的意思，只是用詞太過粗俗。」陳雪瑩忍著笑，故意挑剔了一句。原本一腔熱情的葉菁瞬間就閉了嘴，吶吶地不知道說什麼，心底已經開始痛哭：嗚嗚嗚，當年她被吹捧過頭的時候也嫌棄過那些人，雖然都是誇她的，但好多話既肉麻還沒水準，如今這是報應來了嗎？

「罷了，本宮奢求一個宮女什麼，不必跪著了，坐吧。」

公主大發慈悲，葉菁終於不用跪了，她低著頭找到一個軟墊，一屁股坐上去。

陳雪瑩看她坐得那麼結實，忍不住在心底歎氣。這位大小姐顯然還沒把自己完全代入人物，一個宮女在主子面前哪敢坐得這麼實在。

「妳自小伺候本宮，我這張臉都不知道看過多少次了，怎麼還會如此驚訝。而且方才妳叫出本宮的名字時，根本沒有對主子的尊敬，只有難以置信，更像是平輩相交。妳不是宮女葉菁，妳是誰？」

就在葉菁以為事情揭過的時候，陳雪瑩忽然發難，一針見血地否決了她的解釋，

並且直接盤問她的身分。

第三章 老鄉見老鄉

原本鬆懈下來的葉菁，聽到這段話一口氣差點沒喘上來，特別是陳雪瑩最後一句質問，把她魂兒都嚇飛了。

葉菁直接抬頭看她，連連擺手，「公主，我真的是葉菁，如假包換。」

「我？」陳雪瑩又問。

葉菁急得都快哭了，自己這張嘴啊，怎麼只會添亂？

「不是，奴婢罪該萬死。」她直接爬起來，當場跪下磕頭求饒。

這會兒她再也沒有任何僥倖的心裡，只是後悔自己小瞧了古人，沒有謹言慎行，竟然這麼快就暴露了身分。

「妳在花蓉面前很輕易的糊弄了過去，無非是妳們倆身分平等，而花蓉又只顧著心疼妳，並沒有察覺到。但是到了本宮面前卻處處都是漏洞，很顯然妳不習慣有這樣的地位差距。妳來自哪裡？妳的家鄉沒有尊卑之分嗎？」

公主已經完全確定她不是原主了，還用一種非常好奇的口吻詢問，並且通過她的一些表現開始摸她的底，更是讓葉菁充滿了絕望。「公主在說什麼，奴婢完全聽不懂。」

「好啊，都到了這種時候妳還敢嘴硬，是想掉腦袋嗎？」陳雪瑩故作陰冷地道。葉菁咬緊牙關，死扛到底，「哪怕公主要殺奴婢，奴婢也說不出不知情的事情啊，除非奴婢胡說八道糊弄您，可是奴才糊弄主子更是罪加一等，還請公主明鑒！」或許是被逼到了牆角，葉菁這會兒倒是冷靜了許多，最差也就是掉腦袋了，說不定死了之後還能穿回去呢。

陳雪瑩沉默片刻才歎了一口氣，一把將她扶了起來。「別怕，是我。」

葉菁一直往外躲，「公主，奴婢知道是您，您就別逗奴婢了，奴婢就是葉菁。」很顯然她是真的被嚇到了，這會兒還覺得陳雪瑩是在釣魚，就想哄騙她暴露身分的。

「多謝妳送的愛馬仕，可惜我都沒能背上身。」陳雪瑩看她猶如驚弓之鳥，一時半會兒估計不敢承認了，只能自己先坦白身分。

果然她的話音剛落葉菁就不再躲了，而是直接抬起頭，愣愣地看著她。

古代公主可說不出這種話來，而且這還是她和陳雪瑩兩人知道的事情。

「真的是妳，我就說怎麼長得那麼像！那妳剛剛怎麼不承認，還要嚇唬我？」葉菁又委屈又慶幸，有種劫後餘生的感覺，再也忍不住了，頓時眼眶通紅，眼淚珠子就落了下來。

陳雪瑩立刻拿出手帕給她擦眼淚，動作輕柔。

葉菁直接抱住了她，想要放聲大哭，又怕被別人聽見，只敢小聲碎碎念。「妳真的也穿來了？咱們要不還是對對暗號吧，氫鋰鈉鉀鋨銻鉻下一句是什麼？」

陳雪瑩被她逗笑了，葉菁見她不答，還一個勁兒催她。

「鈦鎂鈣鋯鋇鎳。奇變偶不變，正負看象限。咱們中國人不騙中國人好吧？」為了安她的心，陳雪瑩不僅回答了問題，還說了其他口號。

葉菁也破涕為笑了，拿著手帕胡亂擦了幾下。「妳怎麼也穿過來了？」

陳雪瑩眨眨眼，「我還想問妳呢，我被朱勤捅了一刀，估計沒命活了。妳是怎麼回事兒，不是已經離開了嗎？」

葉菁吹出個鼻涕泡來，一想到這裡，就氣得牙癢癢。「果然是朱勤那個癟三！別提了，我去洗手間，出來的時候正好撞上他，手裡拿把刀，上面還帶著血，我都沒反應過來就被捅了。現在想想，那把刀應該是剛捅過妳。」

當時咖啡廳裡幾乎沒什麼客人，店員也都是身材嬌小的女生，完全無法制止他行兇。

陳雪瑩輕歎一口氣，「啊，我還指望妳幫我報仇呢。」

她原本還慶幸葉菁好好地離開了，朱勤當眾捅人，必然是跑不掉的，而葉菁知道此事後也不會善罷甘休，還能幫幫她。

「報仇這事兒妳放心，我家裡人絕對不會讓他好過的。只是穿什麼不好，偏要穿這破玩意兒！」葉菁氣急敗壞。

陳雪瑩拍拍她的肩膀，輕聲安慰幾句，「既來之則安之，最主要的是要扮演好葉菁這個人物。妳看見北齊太子殺葉蕪了？」

葉菁立刻搖頭，臉色慘白，「沒有，我是原主暈過去才來的，要是親眼所見，估計我當場就露餡了。」

「沒有就好，只是妳甦醒之後應該在花蓉那裡多打探情況，趁機稱病，不見外人，等把情況摸清楚了再到公主面前伺候，不然哪怕不是我妳也得露餡。」陳雪瑩忍不住提點她。

葉菁再次搖頭，「我就是為了來看看公主的。妳有沒有看過一本小說，叫做《假公主和親後的幸福生活》？」

陳雪瑩一聽這名字眼皮就跳了一下，心底隱隱湧起幾分不祥的預感。

「沒看過，不會是我倆穿進這本書裡了吧？」她有些緊張地嚥了嚥口水。

葉菁哭喪著臉點頭，「八九不離十。這是我最近在看的小說，小說開頭就是真公主在和親路上和人私奔了，她的宮女葉菁假扮成她嫁去了北齊。」

陳雪瑩沉默片刻，才問：「真公主怎麼死的？」

葉菁忍不住瞪大眼，略顯驚詫地看著她，「妳怎麼知道真公主死了？」

「妳剛清醒就冒著掉馬的危險來拜見真公主，無非是和妳所知道的劇情有巨大偏差。明明妳還沒有任何行動就出現了蝴蝶的翅膀，改變劇情，所以妳才來看看這位真公主究竟有什麼變化，是不是？」

陳雪瑩幾乎瞬間就猜到了，進一步解釋道：「而且我已經和北齊太子打過交道了，以他的性格，被他抓到私奔的和親公主，那是必死無疑。」

聽到她利用有限的消息推測出這麼多內容，葉菁雙眼直冒光，她覺得眼前這姑娘實在太聰明了，簡直一點就透。

「妳真的好厲害，在陸昭那種瘋子的手裡都能活下來。真公主沒活過三章，是被陸昭用匕首釘死的，作者特地用幾百字描寫那個場景，一身紅嫁衣的漂亮女人被掛在懸崖峭壁上，血跡順著山壁流下來，跟恐怖電影的現場一樣。」葉菁邊說邊

打顫。

當時她看小說的時候是以葉菁的女主為視角，根本沒怎麼在乎炮灰的死亡，甚至還覺得作者用那麼多字場景描寫，根本就是在灌水，網文開頭就敢這麼多廢話，是在挑戰她這個讀者的耐性。

陳雪瑩皺眉，忍不住猜測道：「葉菁是女主角，陸昭不會是男主吧？」

葉菁支吾片刻，才道：「男主之一，這是篇成年人夜間讀物。」

她努力地解釋著，把臉都憋紅了。

「小黃文啊，還不止一個男主角，噴噴，刺激。陸昭這種殺人不眨眼的狗男人能懂什麼叫溫柔？女主又不是受虐狂，就不怕太激烈被陸昭失手弄死？」陳雪瑩挑了挑眉頭，頓時好奇起來。

葉菁面色通紅，她獨自看的時候並不覺得有什麼，但是和不太熟的人討論還是第一次，簡直要命。「我、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作者寫得挺刺激，看著也很爽。小說裡的男主都是天賦異稟，什麼摟入懷中恨不得揉進骨血裡等等，愛她愛得癡狂，就是看著過過癮。」

陳雪瑩可有可無地點點頭，「其他男人說揉進骨血裡，可能只是形容詞而已，但是落在陸昭身上，很像真的哎。妳豔福不淺啊！」

她的話音剛落，葉菁就已經撇嘴要哭了。

「他的確經常內心獨白，要一口口吃掉女主，骨頭渣子都要嚼碎了嚥進肚子裡，這樣女主才會永遠和他在一起。書裡陰鬱偏執男主我超愛，但是現實裡誰敢要啊。嗚嗚嗚——」她說著說著又要哭了。

之前看小說時，嗑得要生要死的糖，如今代入到自己身上，都踏馬是玻璃渣子。男主那哪是深情告白，明明更像是犯罪宣言啊！

陳雪瑩原本只是隨口調侃，哪裡知道書中描寫得那麼嚴重。「沒事啦，妳現在也不是假公主，我這個真的還沒死呢，要有什麼事兒也是我擋在妳前面！」

她這一句安慰，瞬間就止住了葉菁的哭泣，顯然這話說得非常有道理。

「妳看到小說裡人物和自己同名同姓時，不會覺得彆扭嗎？」等她情緒平復了，陳雪瑩又忍不住詢問。

「一開始會，就是朋友說和我同名同姓我才好奇去看的，本來是抱著審判的態度，但是裡面的男性角色寫得都太帶感了，我就沉浸其中了，這同名同姓還更方便代入呢，看得我面紅耳赤，身上冒火。」或許是情緒宣洩過了，葉菁放開了許多，連這些丟臉的小糗事也能大大方方地說出來。

「行吧，那現在妳把這本小說的內容大致講給我聽聽，畢竟馬上要到北齊去受難了，我能活多久，就靠妳的劇情金手指了。」

葉菁不敢怠慢，立刻把自己能記起的內容說出來。

她在描述的時候最常用到的一句話竟然是「兩人就大幹了一場」，聽得陳雪瑩眼皮直跳。

「行了，這些無用劇情直接略過，妳先把北齊的人物關係告訴我。」

當葉菁回到宮女們的馬車上時，花蓉和花蘭早就在焦急地等著她了，看到她毫髮無傷地回來，頓時鬆了口氣。

「公主責罵妳了？」花蘭看到葉菁雙眼通紅，腫得跟核桃一樣，肯定是挨罵了，十分關心。

「挨罵也活該，敢直呼公主名諱，妳有幾個腦袋夠掉的啊？」花蓉則恨鐵不成鋼地看著她。

葉菁吸了吸鼻子，連忙點頭應是。

陳雪瑩坐在軟墊上，拿出紙筆，將方才葉菁口述的人物關係寫下。

「嘖。」當第一個字落在紙上，字跡有些歪斜，她忍不住皺眉。

看樣子扮演原主還任重道遠，她連字跡都要從頭模仿，不過好在這具身體有肌肉記憶，稍微練一練就能追上。

她寫完後，又根據書中劇情給每個人寫上她總結的性格和偏好，又默念了幾遍，才將幾張紙全都付之一炬。

夜晚，車隊停下來休整，離北齊王都已經越來越近了。

陳雪瑩躺在營帳內，睡得並不安穩。

篝火被點燃，守夜的將士們三三兩兩坐在一起，輕聲談笑著。

忽然領頭者打了個手勢，所有人都不再說話，警覺地看向周圍。

北齊地勢不好，平原不多，多是丘陵山地，哪怕已經靠近北齊地界，周圍看起也是光禿禿的一片，完全是荒郊野嶺。

今晚月黑風高，連顆星星都沒有，篝火無法照亮的地方顯得無比幽深黑暗。

忽然在一片黑暗之中冒出無數點熒熒綠光，乍看好像是螢火蟲在翻飛，但經驗豐富的領隊已經認出來了。

「大家注意，狼群出沒，保護好公主！」

他一聲令下，立刻所有護衛都拔出了佩劍，還有人連忙舉起火把想要用火驅散狼群。

「嗷嗚——」

狼嚎聲在荒野響起，透著一股陰森。

這似乎是頭狼的命令，頓時一群狼全都直奔而來。

牠們快速奔跑起來，還夾雜著粗重的喘息聲，流暢的身形也逐漸被看清，看著十幾頭狼奔襲而來，眾人的頭皮逐漸發麻。

這些狼體型健壯，皮毛油光水滑，根本不像是荒野餓狼，反而像是誰家專門養的一般。

狼群訓練有素，幾個呼吸間就已經衝了過來，並且快速對上了周邊的士兵。

士兵們全都手持著刀槍劍戟，可是牠們卻並不害怕，完全不把鋒利的刀刃放在眼裡，甚至當士兵們舉刀砍過來的時候，牠們都能靈活地躲開，並且揮舞起前爪直

接拍開武器，更甚者蹬起後腿踹飛士兵。

近戰時明顯是這些狼群更有優勢，尖銳的牙齒，有力的四肢，靈活的身體，甚至是默契合作的隊形，都把大燕的士兵們打得發懵。

劉將軍已經從帳中衝了出來，手裡拿著長刀，目光森冷地盯著牠們，看到如此情形，他直接將手中的長刀投擲出去。

那把刀直接對著頭狼的脖頸而去，令人驚奇的是，頭狼竟然提前錯開半步，導致長刀的刀鋒從牠的頸側狠狠刮過，帶起一長串血珠子。

長刀斜插進地上裡，發出「嗡嗡」的響聲。

「嗷嗚——」頭狼叫喚了一聲。

瞬間那些混戰的狼群全都收到了指令，紛紛甩開士兵，幾個眨眼間，原本圍攏的狼群又如流水般離開。

「將軍，追嗎？」

「不追，保護公主要緊。」劉將軍擺手，他走過去將長刀拔出來，臉上的表情顯得陰沉。

「將軍，我們受傷五人，並沒有傷到要害。狼群看起來也不像來捕獵的，卻夜晚突襲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有士兵來彙報傷情。

劉將軍甩了甩長刀上的血珠子，「這些狼令行禁止，比大燕那些少爺兵配合得都好，絕對不是山野裡生長的野狼，讓兄弟們都打起精神來，越靠近北齊就越危險。」

「是！」士兵領命而去。

天還沒有大亮，大燕的送親隊伍只能加派守夜人手。

劉將軍剛坐在篝火旁，就見一個小太監走了過來，「劉將軍，公主讓您去回話。」

劉磊沒法子，只能起身走到公主營帳外。

「末將見過公主。」他離營帳還有幾步遠就已經停了下來，雙手抱拳行禮。

「劉將軍，為何如此吵鬧？」

「方才有狼群夜襲，已經被將士們趕走了。」他言簡意賅地說著情況。

「狼群？殺了嗎？」帳內女子的聲音嬌柔，但是問出來的話卻自帶殺意。

劉磊微微一愣，才道：「只傷了頭狼，狼群已然被嚇跑了。如今加派人手守夜，公主可以睡個安穩——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帳內就飛出一個東西，重重地摔在他面前。

「啪——」的一聲脆響，一只精緻的天青釉茶盞瞬間碎了。

「父皇又騙我，明明說是大燕最好的軍隊來送親，結果連一群畜生都抓不住，等到了北齊還不更是任人拿捏？依靠你們，如何彰顯我們大燕國威？這一匹狼都沒殺死，本宮如何睡個安穩覺，只怕我一閉眼，那狼就竄進本宮的營帳裡了……」陳雪瑩的聲音並不尖利，甚至語調還顯得不疾不徐，帶著皇室公主的傲慢，但是她說出來的話卻極其扎心，把送親的軍隊全都放在腳下踩。

極致的冷漠比歇斯底里更讓人覺得屈辱。

劉磊眉頭緊皺，沉默片刻，卻未曾發火，只是低頭認錯。「末將無能，還請公主降罪。」

「罷了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劉將軍戴罪立功吧，接下來的路程可萬不能出差錯了，否則本宮心慈手軟輕拿輕放，恐怕到了北齊也有人要收拾你們。」陳雪瑩輕歎一口氣，語氣十分無奈。

「是，公主早些休息，末將去安排守夜。」劉磊起身離去。

主營帳內，陳雪瑩斜靠在軟枕上，她懷裡鼓起一大塊，只是用被子遮住，根本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。

她拍了拍被子，「行了，狼都走了，妳也出來吧，躲在被子裡悶不悶啊？」

葉菁緊緊拽著她的寢衣，整個人都瑟瑟發抖。「真的走了？劉將軍不會騙人吧？」

「不是妳說他為人正直的嗎？他會不會說謊，妳比我清楚。」

葉菁掀開錦被，大口地喘氣，小臉都被憋得通紅。

「狼群夜襲這一段，書中可沒有。真公主私奔，被陸昭殺了之後，那個瘋子就來送親隊伍裡直接把假公主擄走了，讓空的車隊慢慢去北齊。」

陳雪瑩問：「提前擄走做什麼？找個地方兩人大幹了一場？」

她把葉菁口述小說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問了出來。

葉菁氣得臉色發黑，「幹個鬼，陸昭是個瘋子。他明明是第一男主，卻幹得最晚，次數最少，而且每次到他都是拉燈一筆帶過。我明白作者想要吊著大家的胃口，把陸昭寫得又瘋又禁慾，畢竟越得不到越心癢難耐。但明明是篇成年人夜間讀物，踏馬的，一到他就變清水，我都懷疑他是不是不行！寫得一股子另有隱情的味道，幹還要有什麼隱情，直接上好嗎？」

很顯然葉菁對小說裡陸昭這個男主還是很上頭的，但是對於沒吃夠肉的怨念很大。

「沒事，妳都親自穿來了，他到底行不行，妳跟著劇情走，到時候一試便知。」陳雪瑩半真半假地安慰了一句。

原本滿腔嫌棄的葉菁，一聽這句話，瞬間變成了蔫雞。

「我才不要！書裡意中人，現實變態狂，這誰敢喜歡？」她恨恨地道，立刻把被子往頭上一裹，又當起了縮頭烏龜。

陳雪瑩拍拍她，她才又冒出頭來。

「妳方才和劉將軍說話，會不會有些過分？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，目前送親隊伍可都是被他把持在手裡，妳要是惹惱了他，他會不會對妳不利？」葉菁有些擔憂地問。

很顯然經過陳雪瑩之前的耳提面命，葉菁已經開始主動思考了，不再像之前那樣腦袋空空。

「不會的，大燕雖然富有但卻國力虛弱，北齊要兇悍多了，況且瘋太子親自來瞧過他的太子妃，劉將軍不敢生出事端的，否則就算大燕那邊好交代，恐怕北齊太子也要發瘋。」陳雪瑩看得很透，劉磊的心理狀態她拿捏得很到位。

「那也很冒險哎，反正劉將軍為人正直，妳也不需要鋌而走險，與他和平共處不是更好？這應該也是妳說的謹言慎行。」葉菁有些好奇地道。

「我和妳人設不一樣，狼群都跑到面前了，護衛卻一隻沒打死，公主若是不生氣，還當什麼金枝玉葉。況且我若是在自己家的侍衛面前都不敢發火，那怎麼有膽子

對北齊太子頤指氣使，到時候崩了人設，恐怕要死得很慘。」

陳雪瑩話音剛落，葉菁就連連點頭，「對對對，妳還是按照自己的人設來。」

她可不敢瞎指揮了，要知道陳雪瑩可是在兩眼一抹黑的情況下，仍然在瘋太子手裡活了下來，更何況現在她瞭解許多劇情，肯定更能把控住。

葉菁也有些小心思，陳雪瑩越能吸引住陸昭的注意力，那她這個書中女主就越能掙脫命運。

說實話，陸昭這種陰暗偏執人設男主，在小說裡看一看就算了，等真的成了枕邊人，那得夜夜作噩夢吧。

劉磊又巡邏了一圈，才終於在篝火旁邊坐下。

心腹走過來，悄悄問道：「將軍，公主方才也太過分了，連皇上對您都禮遇有加，她一個被送來的和親公主，憑什麼如此對待您。您為大燕衝鋒陷陣的時候她還不知道在哪兒呢……」

顯然這是為他打抱不平的，劉磊擺擺手，示意他噤聲。

「將軍，兄弟幾個讓我來問問，要不要給她點教訓？」

劉磊皺眉，「趕緊把這種大逆不道的想法都收起來！」

「將軍，您放心，絕對不會被發現的，放幾隻——」

他的話還沒說完就已經被劉磊踹了一腳。

「趁早死了這條心，公主不是我們可以戲弄的。」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過去。

那人縮了縮脖子，不敢再多說什麼，立刻退走。

可惜這幾個莽漢並沒有聽他的，他們隨劉磊一直在外打仗，過得都是刀頭舔血的日子，但同樣對皇權的畏懼也少了幾分，甚至因為大燕官吏貪汙腐敗極其嚴重，將士們的糧草被剋扣嚴重，他們對皇宮裡的主子們沒什麼好印象。

可惜皇宮守備森嚴，他們無法對皇帝做什麼，但如今嬌滴滴的公主可就在這裡，而且因為她的私奔還導致北齊太子殺了他們幾個人，心頭更是對她怨氣橫生，難免想要報復。